

我的第一把小提琴

贺克勤

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所有人都穷。那时米价是每斤一角三四分，猪肉是每斤7角，蔬菜是每斤几分钱——但人们因为没有钱，并不觉得它便宜。

那时，天真烂漫的我，想买一把小提琴。我知道小提琴的昂贵，我的愿望是只想得到一把低档次的普及琴（也叫“学习琴”）。但问题是，最便宜的普及琴每把也得几十元。

攒钱吧——我行动起来：除了省吃俭用，还像许多农民那样，通过辛勤劳动，去挣得尽量多的工分。我坚持着，几年下来，除去吃用的花费，竟攒下60多元钱。

小提琴是要去上海买的。记得那是11月的一个下午，我怀揣60元，出门了——我将用这些钱，去实现我的买琴之梦。我告诫自己：不可乱花一分钱！

从北仑霞浦到宁波的汽车票价是8角。从宁波到上海的火车票价是6元。若乘轮船，五等舱（即“通舱”）的票价是3元6角。我当然打算乘轮船。但当天的船票已售完，无奈只得乘火车。

因怕火车上的盒饭卖得贵，上车前花1角5分吃了一碗青菜面，当晚便。

一早到上海，直奔十六铺码头售票处，询问当天回甬的轮船票，回答是四、五等舱的已售完，尚有少量二等、三等的。问清三等舱的票价是5元4角，我赶紧买了一张。

忽然觉得肚饿，找到烧饼摊，买了两个大饼干嚼着，沿南京东路向西走，到第一百货商店，直上四

楼乐器部。

顾客很少，徘徊在小提琴柜台旁的，很多时候就我一个人。柜员是一个神态温和的中年人，他不很注意我——这让我觉得很自在。

我无心观赏博人眼球的高档琴。征得柜员的同意后，我就试拉价位不高但音色尚可的。庆幸的是这里确有几把普及琴，足以供我这个囊中羞涩的买琴人选择。开船的时间是傍晚5点钟，我可以放宽心；来一趟上海不容易，我要尽量挑一把合我心意的。

让我心动的是那把标价45元的，我的钱够买这把琴，但若买它钱就所剩无几了；想退而求其次，另选一把40元以内的，却又实在不甘心。

柜员开始注意我，微笑着问我：“依阿是喜欢格把琴？”

他并没有问我“买不买”，倒是我自己不再犹豫了，我说：“就买这把吧。”

他说了声“好咯”，就拿出一个琴盒来，把琴装进去……

我解开外衣的纽扣，从毛衣的圆领口伸进手去，捏开内衣口袋里沿的别针，从袋里抽出四张10元的大钞，放到柜台上。然后再从裤袋里掏出零钱，数出5元来，加在一起……

他好像没在注意我，低着头给我开发票，等我把钱如数放在他的眼前时，才“噢”的一声抬起头来收了钱——这使我很是感激他。

我取了琴，离柜，下楼，到鞋帽部找条凳子坐下来，把余钱仔细数了数——没错，还剩2元5角5分。我释然了！

为小心起见，我把整张的2元

票藏到内衣的口袋里，再给袋口别上针。

中午在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。因为有粮票，买半斤米饭没花多少钱；下饭的小菜是一碗青菜豆腐汤，也不贵。

余钱已经不多，但只要钱不丢失，回家是不成问题的。开船还早，我就优哉游哉，在外滩溜达了一阵子……

当晚去宁波的那艘轮船叫“工农兵十九号”。我上船，进三等舱，找我的床位……

船上的晚餐是免费的，排队领取。一大盆的青菜肉片盖浇饭，吃得我美美的，饱饱的……然后进舱内，躺下，耳闻轮船驶离黄浦江的鸣笛声，合着船体的微颤，在一种满是享受的感觉中，舒心地睡去……

一觉醒来，船已驶进镇海口。

……乘上往霞浦的汽车时，身上只剩1元5角了；但此时的我，已离家不远了。

我忽然得意起来：一个农村的穷小子，在那种艰苦的岁月里，为买一把心仪的小提琴，拿他积攒多年的钱，以几近极限的算计，捧得美物归……

如今，我和我的外孙女，各自拥有一把市价好几万元的小提琴；两人使用的琴弦，是数百元一套的名牌货；外孙女学琴的课时费，是每45分钟600元。

琴事一例，可见民生之巨变。未经昨日苦，哪知今日甜。抚琴思昔，我愿足矣！

温存。幸福是温性的成分。红泥土和玫瑰一样需要被歌颂。像她乌黑的眼睛在梦中出现。在山岗上散步。一手挽住蓝天。另一只手挽住风的腰肢。众多的山花低诉大地的秘密。红土杉树下我留下一个踪影。尝了几颗果子就会记住甜美来自红土地的馈赠。耀眼的天空渐渐收拢明丽的光羽。夜幕犹如手指一摆动，许多星星就出来了多像古今壮士的眼睛……

在浙西。群山之下展开红色的泥土。感到暖身。诗意的搅动在风中变得透明。广袤的丘陵就像起伏中的骨骼。古今有多少壮士隐身在里面。在注视中我调整了一个姿势。用灵魂感受它的雄浑与厚重。它分布广阔。几乎占了整个南方。让植物们握住红色血液。我的身体跟随周边的植物旋转。如逶迤中走不出叠叠山峰的江流。被一团红色的火焰推动着。

红泥土——感于浙西之行

王大方

如同我出身那边的大海汹涌。明天就像一封情书会读到好消息。我捧起一杯红泥土其黏度与柔和，让我想起抱团取暖的一个紧密群体。在霜雪覆盖下不曾冷却的激情。像滚烫的嘴唇。念及一个人的名字就要记住她的

二爷爷家在邮电路西边。邮电路是庵东镇上一条主干道。

我小时候常去二爷爷家，后来走动少了，只是因为离乡日远。近些年我再回去，大概只在过年过节时，最近一次去，却是参加二爷爷的丧礼。10月末的周五下午，我接到老爸电话，被告知二爷爷已于当天中午在家中过世。虽是凶信，出人意料，但我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内心平静并无悲痛，一来二爷爷享年八十有六，算得上高寿；二来听说二爷爷走得很安详，无病无痛的，真正的“寿终正寝”。

周六我到二爷爷家的时候，已近傍晚。车停在路边，还没等走过去，远远就看见门前道地上已支起了油布篷，里边传来锣鼓敲打声，想是请了道士做法事，我们俗称“敲道场”。赶来吊唁的亲友不少，一时间人进人出的。

我走到灵堂，对着二爷爷的遗像拜了拜，人内围着遗体走了一圈。遗体就安置在可通电制冷的玻璃棺内，面部用一块白布覆盖着，因此看不见二爷爷的遗容。二奶奶有老年痴呆症，一脸木然地坐在旁边。其他直系亲属都披麻戴孝，见我到场，连忙迎上来，拉着我一番寒暄。我被亲戚们突如其来的热情多少有些惊到，大约从前不曾经历过。仔细想想也不奇怪，毕竟我是长房长孙，人又生得高大，一堆一块住那一站，就像那么回事。还有一层意思，我离乡久了，在老家亲友间朴素的传闻中，我算是混得还有点出息。就连我爸，早在二爷爷家忙活老半天了，一见面也伸手过来整理我没翻好的衣领。

晚饭安排了几桌，就摆在二爷爷家附近的空地上，宗亲们差不多都到了，纷纷坐拢来一起吃饭。也许因为多年未见，长辈们辨别我的身份颇费了番工夫，现场问了一圈，才恍然大悟：“原来你是阿某的儿子！”而我最大的感触是，叔伯们真的都老了，一个个头上鬃角露着白发，无一例外，在向晚的秋风斜阳中分外醒目。他们终于不

还乡须断肠

林 彡

这场法事的重头戏正式开场。四五个师父坐在下首吹打乐器，一个师父站在上首，身披法衣，持剑掐诀，步履踉跄，满场穿梭。我们统一管他们叫“道士先生”。说是道士，其实都是兼职，并非老年在宫观里修行的专业宗教人员，平日照样过常人的生活，哪家有白事了，就请他们去接活。念念有词间，道士先生引着亲属们在灵堂里来回行走，上香跪拜。我侧目看去，这些道士挺年轻的，有的一看就是“90后”，真是一晚就得在镇上过了。敲道场是个体力活，干这行也得趁年轻。

道场一直敲到深夜11点多才收场。二爷爷停灵已停了两天，叔伯们商议好，次日早上7点出殡，6点半大家再到这里集合。我既然来了，自是要送完二爷爷最后一程。这一晚就得在镇上过了。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在镇上我连个住处也没有——七二二大街的房子早就卖了，乡下的老房子已租给建筑公司当仓库。亲戚们当然乐得邀我去他们家中住一宿，我一想这来

回总共才睡六个多钟头，到别人家里也不习惯，倒不如去旅馆里住一晚更省事。恰好邮电路两边开着几家小旅馆，我就随便开了个单间入住。房间十分简陋，我也顾不上，略一洗漱，躺下前去拉窗帘，抬头顺着屋檐望见夜空，星月朗朗。那一刻我内心泛起一缕悲欣交集的涟漪，自己多少年没在镇上过夜了，没想到这一趟竟是客居在家乡的旅馆里。

次日一早走出旅馆，街上许多店面还没有开门，我也是多少年没再踏入家乡的清晨了。要是搁小时候，这个点我应该正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吧。按时赶到二爷爷家，准点出殡，送行的队伍从邮电路出发，走到庵东路与人和街交会处，换乘大巴车，集体开赴慈溪殡仪馆。到殡仪馆，大家在礼堂向二爷爷做最后道别后，遗体即转去火化。我们在室外等，前后不到一个钟头，堂叔就捧着骨灰盒出来了。物理意义上的二爷爷，至此终极。人生历程，真的短促。当然我们还须将二爷爷的骨灰盒送到墓中安厝。我们离开殡仪馆，走余慈连接线，不多时就到余姚的福安墓园。二爷爷的墓离我爷爷的墓很近，上下只隔了一排，老哥俩有伴了。遗体在慈溪殡仪馆火化，葬在余姚的公墓，这或许是他们那一带生民特有的圆满结局。

送完二爷爷，大家回到庵东，还要吃一顿午饭。这顿饭才是整个丧礼的正餐，我们俗称“大豆腐”，亲友们到齐了，热热闹闹，最有排面。我本想着吃完午饭就回宁波，堂叔非拉着我吃过晚饭再走。晚饭只一桌人，堂叔频频给我夹菜，几次明说暗说，堂房兄弟里你是老大，弟弟妹妹们还在读书，以后有好的机会，一定要关照他们！

晚上我开车回宁波，路线极方便，从邮电路往西到底就驶入杭州湾大道，再向北直行两公里路即到庵东高速口，一路开回宁波市区便是。来去匆忙间，故乡人事，飞驰而过。

在岛上，熏鱼是大菜，过年、婚宴必备。当年，鱼鲞、腌鱼、糟鱼、醉鱼等相当于豆腐乳、榨菜之流，家里常备，随吃随取，唯熏鱼珍贵，一年到头吃不到几回。

制熏鱼的原料其实普通，常为马鲛鱼和带鱼，只不过制作过程相对繁复，又比较费时，颇有点伺候娇小姐的感觉。海边人家一向视海鲜为糙爷们，对其简单粗暴，红烧，清蒸，晒了，腌了，糟了，醉了……平时劳作辛苦，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去那么悉心地对待一条鱼，鱼嘛，怎么吃不是吃呢，好吃也是好吃的啊。还有一点不得不提，熏鱼费油。舍不得油就熏不成鱼，那会儿，油贵鱼贱，熏个鱼小半瓶油没了，嫁个官女赔了公主似的，心疼死主妇。

当然，大日子好日子到了，那点心疼就被奔向红红火火新生活的热情挤走了，熏鱼也就轰轰烈烈地做起来。带鱼选个大肉厚的，马鲛鱼以不大不小为佳，均剖肚洗净。怎么切就讲究了，带鱼切成约十厘米的段，每一段上面划叉又，看上去像个“爻”字。父亲切马鲛鱼很有一套，看着他一片一片从头切到尾，最后拎起尾巴，鱼还是整条的，鱼头朝地，连着骨头带着皮，白白的肉半遮半掩地翻着，像一根黑白相间的链条。制熏鱼的马鲛鱼切片必须厚薄适宜，且每块都要带皮。切太厚，不好煎，外焦内生那就惨败，浪费油又糟蹋了鱼；过薄，油炸时容易碎掉，卖相不好不说，重点是肉又老又有烟味，口感急转直下。趁鱼新鲜括括或冰冻得硬邦邦时切最好，不然，一刀下去，糊糊一团。一款优秀的熏鱼应该是，摆在盘子里，姿态匀称齐整，色泽油亮诱人，咬一口，外酥里嫩，松脆香鲜。

切成段或切成片后就可下油锅了吗？哪有那么省心。鱼段鱼块得自然风干，半干。到底怎样才算半干，那就得观颜色凭手感了。切忌大太阳下暴晒，若一不小心晒到鱼发油，会产生类似哈喇味的气味，那股味很顽固，即便把鱼在油锅里煎得死去活来，依然掩盖不了。好端端的准

熏鱼就这么毁了。

岛上的厨男主妇们深谙海鲜的妙处，尽可能原生态烹制，那是检验食物是否美味的最好方法。透骨新鲜的海味值得被这样对待。即便是制熏鱼，晾干后，下锅前，仅用盐水或酱油稍微腌一下，不像其他地方，比如苏式熏鱼，光腌制就要用到老抽、料酒、生姜、葱、糖、盐等，繁杂、隆重。也难怪，他们用的是淡水鱼，不似海鱼那般“天生丽质”，总要“涂脂抹粉”一番。

熏鱼记

虞燕

油至八成热后，鱼段或鱼片即可下锅，热油咕咕咕起着泡，鱼的颜色慢慢转成金黄，用锅铲轻柔地按，谨慎地翻。风干步骤的重要性在煎炸时显现出来。若太湿，炸鱼时，油会飞溅，鱼皮会脱落，鱼肉散碎不成形；若太干，鱼肉就会煎得干硬，失去鲜气。风干到恰到好处才能煎出鱼片结皮鱼肉坚实的熏鱼来。

煎鱼时，鲜香味霸道地从灶头弥漫开来，溢出大门，到院子里浓郁不减，神仙闻了，怕也是站不稳的。记忆里，那被熏鱼香浸润的日子，热气腾腾又安乐富足。

同是熏鱼，马鲛鱼做的熏鱼最味美，咬一口，鱼皮韧韧的，拉长一段不甘心地断开，初尝香酥，随之牙齿与紧实的鱼肉厮磨，欢悦、满足，整个人陶醉在别样的鲜美里。“山上鹧鸪啼，海里马鲛鱼”，果真名不虚传。

吃过上海熏鱼，鲜、咸、甜，还有点酸，有一种吃糖醋鱼的错觉。他们制熏鱼腌制、炸好后还有一道工序——做酱汁。酱汁用料丰富，八角、桂皮、酱油、冰糖、花雕、香醋……熬

枕着水声入眠

寒石



悠哉

水贵仙 撰

我手机里藏着一些音频资料，里面录有鸟叫声、流水声、林涛声、潮汐声……都是大自然的声音。夜来无眠，打开来听，人就会慢慢被这些天籁所浸润、抚慰，嘈杂和烦乱会慢慢平息，睡眠不经意间找上门来。

透过这些音频，我有意外发现。这些被称为天籁的声音，大多跟水脱不开关系——不是源于水，就是模拟水声，诸如雨打芭蕉、风过林梢、乡野蛙鼓、月光奏鸣等等，仿佛条条幽静细流从耳际安然流过，片片宁静湖面在心里泛着粼粼细波。

生命源于水，我始终以为，水声对于睡眠，同样有一定辅助作用。一个人的深眠阶段，不在啼鸟处处的春日，不在朔风呼号的冬夜，也不在倚着窗子会打盹、扒着凳子能睡着的童稚时代，而是在母亲的胎盘里。一个人在母亲的液态温床里，度过了一段一生中踏踏实实、安详、宁静的睡眠。在这片生命的暖海里，宁馨儿在酣睡状态中吸纳营养，施展手脚，完成最初的萌芽、发育与生长。据说，新生儿刚出生时，就有游泳和在水里休眠的能力，这是与生俱来的

制后，将浓稠的酱汁均匀浇在煎好的鱼块上。上海熏鱼自然独具上海风味，深受很多食客喜爱，但海岛人表示不习惯那种糊糊糟糟咕咕的熏鱼，我们的熏鱼，干脆利落，煎成一块就是一块，不腻乎。忍不住想吃，便伸手拈起一块大块朵颐，吃相略为豪放，与拙朴的海味很搭。

过年后，难得回岛的儿女们又要纷纷出岛，求学、工作、做生意的，有了小家庭急着回归的……赶早班船，父母摸黑起来，把过年时做的熏鱼放锅里“回”一下，而后悉数装进干净的塑料袋，让孩子们带走。常有孩子打来电话，说一到学校熏鱼就被室友瓜分光了，让下次多带点。电话两头的人都唏嘘又心疼。

熏鱼块用来炒菜也再好不过，炒什烩，家人时常在炒大白菜时加入熏鱼，再配上香菇、胡萝卜、黄豆芽，火热咕咕滚一大盘，熏鱼的鲜香和蔬菜的清鲜相互沁润，滋味美妙。当地还有一道著名的三鲜炒什烩，以肉、鱼丸、熏鱼、肉皮膏、鹅肝片、目鱼花、对虾等为馅料，结合实烩成一锅。这一锅，配料队伍堪称奢华，可以说把海岛风味包罗了，所以又叫“全家福”。

对熏鱼，从小到大有疑问：不就是个油炸鱼嘛，为何偏要叫熏鱼？古时候有熏鱼么？是怎么做法？某日看到一段话，有关五香熏鱼法的，摘自清代曾懿的《中馈录》一书：以青鱼或草鱼脂肪多者，将鱼去鳞和杂碎洗净，横切四分厚片，晾干水气。以花椒及细白盐与白糖逐块摩擦，腌半日，即去其盐，再加绍酒、酱油浸之，时时翻动，过一日夜晒半干，用麻油煎好，捞起。将花椒、大小茴香研细末，掺上，安在细铁丝罩上，炭炉内用茶叶、米少许烧烟熏之，不必过度。微有烟香气即得。但不宜太咸，咸则不鲜也。这样说来，从前的熏鱼是名副其实的，要用烟熏过。有资料显示，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江南一带制作熏鱼时才省略了烟熏环节。

脱离了微微烟香，熏鱼才成为现在的熏鱼。万物有理，究底枉费精神，好好享用才是正事嘛。

画家王五亦苦失眠久矣。有天我们一起爬山，到一个山垭，一棵如盖老树旁，山涧细流似吟。王五表示他不走了，要补觉，昨晚没睡好；让我们继续，他就坐大树下，等我们回程。三个小时后，我们回到垭口，画家背靠大树，额上蒙顶帽，依然保持我们离开时的姿态。我们疑其假寐，悄悄摘其帽，始知真睡着了。王五表示，大白天的，从没睡得这么嗨过。他总结说，每次出门，在有山有水、听得见流水声的地方，总是睡得特别安生。他并且说，他的下半生，将要为拥有一间看得见风景、听得到水声的画室而努力；抬头能见青山、碧树、绿水，躺下，有潺潺水声从耳边流过；室不在大，能容一案、一榻足矣。

风景治病，山水安生，自古是文人士大夫理想的养生之道。司空曙有诗云：“钓罢归来不系船，江村月落正堪眠。纵然一夜风吹去，只在芦花浅水边。”夜钓归来已残月西沉，正好安然入睡；绳缆懒得系上，任凭船儿随风飘荡；吹一夜的风，船也不会飘远，还在芦花滩畔，浅水岸边。有这份安心心态，加之有“江村”的“芦花浅水”相伴，司空先生的睡眠一定错不了吧。

水声安眠，这点我宁信其有。有次我们夜宿鼓浪屿，酒店近在海岸线之上，与著名的鼓浪石相近。打开窗户，澎湃的海浪声迎面袭来，涨潮时，隐隐能听到海水在鼓浪石里冲击回荡。但是这一夜，我是睡得少有的好，十点熄灯，一觉醒来，以为为时尚早，打开窗户，天已大亮，一看时间竟已近七点。当时大为惊奇，以为旅途奔波、疲劳的缘故。现在想来，大海与海浪、海潮的音响发挥了很大作用。海中的一片弹丸之地，一个远离大海之人偶居岛上，其实跟婴儿入睡的海之摇篮曲相伴、催眠。

作曲家谭盾有一次对朋友说：水声就是音乐，是天籁之声。通过水声，我们可以听到从未听到过的声音，听到眼泪、风暴、爱情、月光和摇篮曲，听到古老的声音、人们灵魂深处的声音，还有梦在水里漂来漂去、归纳起来一句话，人在水声里，梦见了最遥远的灵魂家园，所有生命的故乡。

有一次，我跟妻子说，我要把卧室搬到阳台客房里去，她愿意就一起搬去，不愿意就各睡一房。她大为讶异，用“邪恶”的眼光瞪着我。我没有解释，只说我想睡得好一些，她就表示理解。我知道她是不理解的，只是她愿意理解我。我不告诉她的原因是我想告诉她了，她可能更不理解了。倘若我跟她说，我想睡得跟自然近一些，能真切地听到雨滴打在屋瓦、阳光房玻璃上的声响，以便睡得更好……她能信吗？

凭王五的能力，他下半辈子为一间有山有水、能听得到水声的画室而努力应该不会有问题，但我也有了自己现实的“追求”——把卧室搬到阳台客房里，这是我可以做到的。